

何若苹用甘露消毒丹医案 3 则

张依静¹, 叶娜妮¹, 黄硕¹, 李振兴¹ 指导: 何若苹²

1. 浙江中医药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, 浙江 杭州 310053; 2. 浙江省中山医院, 浙江 杭州 310009

[关键词] 甘露消毒丹; 肝癌发热; 湿疹; 膀胱癌; 何若苹

[中图分类号] R249.2 [文献标志码] B [文章编号] 0256-7415 (2018) 09-0239-02

DOI: 10.13457/j.cnki.jncm.2018.09.072

何若苹主任是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浙江省中山医院中医师, 全国第五、六批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, 师从国医大师何任先生, 深得其真传, 秉承家学独立行医 30 余年, 在中医内科、妇科及肿瘤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, 尤其是在治疗中医内科杂病方面有独到的见解。笔者有幸侍诊左右, 承蒙教泽, 略有所得, 兹举何主任应用甘露消毒丹医案 3 则, 以飨同道。

甘露消毒丹最早在清·魏之琇《续名医类案·卷五·疫证》有载: “雍正癸丑, 疫气流行, 抚吴使者, 嘱叶天士制方救之。叶曰: 时毒疠气……病从湿化者, 发热目黄, 胸满, 丹疹, 泄泻。当察其舌色, 或淡白, 或舌心干焦者, 湿邪犹在气分, 用甘露消毒丹治之”。原方: 飞滑石 15 两, 淡黄芩 10 两, 茵陈 11 两, 蔗香 4 两, 连翘 4 两, 石菖蒲 6 两, 白蔻仁 4 两, 薄荷 4 两, 木通 5 两, 射干 4 两, 川贝母 5 两, 生晒研末, 每服 3 钱, 开水调下, 或神曲糊丸, 如弹子大, 开水化服亦可。此方清热利湿, 解毒化浊, 以辛开苦降、芳香淡渗之法为主, 并以宣上、畅中、渗下使暑湿之邪尽去, 被王孟英誉为“治湿瘟时疫之主方”。

1 肝癌发热案

楼某, 男, 64 岁, 2017 年 7 月 6 日初诊。原发性肝癌(多发)伴门静脉癌栓(Ⅲ), 经导管动脉化学栓塞治疗(TACE)术后 3 月余, 6 月中下旬至上海某专科医院将再行 TACE 术, 术前检查提示肝功能异常, 入院后予保肝、退黄、提高免疫力、营养支持、抗肿瘤、抗病毒药物治疗, 但肝功能未见明显好转, 住院期间出现发热, 最高达 39℃, 曾予退热药塞肛, 困效, 仍反复发热, 未行手术即办理出院, 于次日至何主任处就诊。既往有乙型肝炎后肝硬化、脾肿大、慢性胆囊结石性胆囊炎病史。刻下: 患者仍有发热, 纳少, 腹部感胀滞不舒, 舌质红、苔白厚, 脉弦, 治宜清解为先。处方: 茵陈、黄毛耳草各 30 g, 滑石(包煎)15 g, 黄芩、连翘、青蒿、射干各 12 g, 浙贝母、甘草、淡竹叶、焦栀子、藿香各 10 g, 草豆蔻(后下)6 g。

[收稿日期] 2018-04-24

[基金项目] 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(国中医药人教发[2016]42号)

[作者简介] 张依静(1992-), 女, 硕士研究生, 研究方向: 中医内科学。

5 剂, 水煎 300 mL, 分早晚 2 次温服。

2017 年 7 月 13 日二诊: 服药一剂热即退, 5 剂尽服, 未再发热。胃纳较前增多, 可进二两半米饭, 仍有脘胀, 呕逆较频, 大便每天 2 次, 舌红、少苔, 脉弦, 原旨出入。予原方去草豆蔻、藿香、焦栀子, 加蒲公英、百合、白花蛇舌草各 30 g, 生地黄 12 g, 半枝莲 15 g, 沉香曲 9 g, 7 剂, 每天 1 剂, 水煎服。

患者原方稍作调整续服 1 月, 呕逆解, 腹胀减轻, 精神转佳, 体力恢复, 已能下地干农活, 嘱其注意休息, 切勿过劳。

按: 患者原有痼疾, 因其受攻伐之累, 损及正气, 太阴内伤, 西医大量静脉液体输注, 致使湿饮停聚, 7 月时值暑湿气盛, 客邪再至, 即《医学心悟·火字解》所言之“贼火”, 内外相引, 故病湿热。“湿热病属阳明太阴经者居多”, 湿土之气同类相召, 湿阻中焦, 脾失健运, 胃失润降, 气机升降失调, 纳谷不馨, 故见纳少, 腹部胀滞不舒, 太阴湿热内郁化火, 故见反复发热, 湿邪内盛则舌白厚。既为贼火, 贼可驱而不可留, 如何驱之? “徒清热则湿不退, 徒祛湿则热愈炽”, 故宜分解湿热法。于热, 用滑石清解在内郁热, 茵陈清太阴、阳明之湿热, 黄芩除脾家湿热; 于湿, 叶天士认为“太阴湿土, 得阳始运”, 予草豆蔻、藿香醒脾, 使阳伸于内而湿散于外。连翘、焦栀子、青蒿增清热透邪之力, 浙贝母、射干散口鼻之邪。药服一剂当即热退, 惟脘胀未尽除, 呕逆, 此为热后余邪未清, 而阴液已虚, 胃腑不得润降, 致使胃气上逆动膈, 予百合地黄汤养阴清热, 气血同治, 百脉俱清, 虽有邪气, 亦必自下。患者病况稳定, 系考虑其为原发性肝癌, 中医谓之“积聚”, 为气血壅结, 肝体失和, 腹内结块而成, 属顽障痼疾, 酌情加半枝莲、白花蛇舌草等清热解毒抗癌之品, 治其本也。

2 湿疹案

管某, 女, 30 岁, 2016 年 12 月 1 日初诊。皮肤湿疹有渗出物, 发作 2 月左右。发作部位不固定, 瘙痒难耐, 表面伴有渗出物。皮肤科内服、外治疗效不佳。刻下: 皮肤可见多处湿

疹，为片状，无明显边界，表面伴有渗出物，瘙痒剧烈，纳尚可，大便每天1次，苔白脉略数，治宜清化湿热为先。处方：茵陈、徐长卿(后下)、猫爪草、赤小豆各30g，滑石(包煎)、苍术、黄芩各12g，连翘、土茯苓、厚朴各15g，茯苓、薏苡仁、白鲜皮各20g，生甘草、藿香各10g，蝉蜕8g。14剂，水煎400mL，分早晚2次温服。

2016年12月15日二诊：服前方14剂后，皮肤湿疹渗出液少，基本已结痂，伴局部色素沉着，纳尚可，大便每天1次，苔白脉略数，原旨出入。予原方加滑石至15g，14剂。后电话随访，患者未再发湿疹。

按：湿疹，中医称“湿疮”，《医宗金鉴·血风疮》指出，此证由肝、脾二经湿热，外受风邪，袭于皮肤，郁于肺经，致遍身生疮，形如粟米，瘙痒无度，抓破时津脂水浸淫成片，令人烦躁、口渴，日轻夜甚^[1]。可见湿疮之病因为风、湿、热三者合而为病。风为阳邪，轻扬开泄，易袭皮毛肌腠，且善行数变，行无定处，故病位游走不定，邪气之中人，搏于皮腠之间，风邪亦可致血脉留滞，中外鼓作，变而生热，可见瘙痒难耐。湿为阴邪，其性黏腻、重浊，停滞于肌肤腠理之间，致阳气郁闭，郁结不散，与气血搏结发病，故可见皮疹，且渗液多，甚至皮肤溃烂。祁坤在《外科大成》云“诸疮痛痒，皆属于火”^[2]，湿邪郁久化热，合为湿热，“热得湿而愈炽，湿得热而愈横”，故发为湿疮，在肌表色红，在舌脉可表现为苔白脉略数。此患者病初发之时又为夏秋交替之季，易引动伏邪内出而发于表。何主任辨其湿热风同病，且湿重于热，在甘露消毒丹基础上增用祛湿之苍术、厚朴、白鲜皮；湿盛则分利小便，加茯苓、薏苡仁；另加疏风之蝉蜕、徐长卿等。二诊即渗出减少，部分结痂，效若桴鼓，遂予原方再进，以期巩固。

3 膀胱癌案

方某，女，63岁，2017年7月24日初诊。2007年发现膀胱癌，2007—2010年间多次膀胱癌复发，反复膀胱灌冲化疗，2010年行膀胱全切术，术后至今7年，后又行造口瘘修补术。既往有胆囊结石，肾结石病史。刻下：口苦、口干、目抽掣，腰酸腰痛，舌苔黄腻，脉略数，治宜清热为先。处方：

草豆蔻(后下)4g，茵陈、金钱草各30g，滑石(包煎)、连翘、浙贝母、石菖蒲各12g，黄芩、甘草各10g，射干、藿香、厚朴、姜半夏各9g，淡竹叶、茯苓各15g，猪苓18g。14剂，水煎400mL，分早晚2次温服。

2017年8月7日二诊：药后口苦、口干、目抽掣症状略有减轻，上周B超复查提示：肝多发囊肿，左肾小结晶。寐欠安，舌苔白，脉略数，原旨出入。予原方加佩兰6g，14剂。

患者诸症有改善，续清热法，予原方基础上稍作加减，病况稳好。

按：膀胱癌，多为古之淋证。膀胱者，州都之官，居下，藏津液，出气化，《素问·太阴阳明论》载：“伤于湿者，下先受之”。故膀胱易为湿所伤。患者年逾花甲，肾气渐亏，气化不行，水湿不运，留滞于内，酿生内湿，遇外湿则合，阻滞气机，日久成瘀、化热，终成顽疾，即巢元方所谓“诸淋者，由肾虚而膀胱热故也”。湿热滯留，则淋证缠绵难愈，易于反复。湿热在里，逆传于胆，胆汁熏蒸于上，可见口苦。下焦湿热，扰及肝经，可见目抽掣。肾失气化，津液不能上承润口，可见口干。湿热为主因，治宜清热为先。刘河间在《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·病机论》中提出：“治湿之法，不利小便，非其治也。”何主任深得其旨，在甘露消毒丹基础上增利水渗湿之茯苓、猪苓，清热通淋之淡竹叶、金钱草，又因湿为阴邪，非温药不化，故佐以半夏、厚朴味辛性温之品。

甘露消毒丹方以辛开肺气于上，启上闸以开水源，芳香化湿于中，醒脾气以复脾运，淡渗利湿于下，通水道以祛湿浊，湿化热清，气机畅利而疾愈。何主任临证直指要点，辨证精准，故遣方用药每获良效，值得领悟学习。

[参考文献]

- [1] 程宏斌，伍景平，任琳，等. 从源流论血风疮中医病因病机[J]. 新中医，2016，48(3): 10-11.
- [2] 宋佳怡，袁卫玲. 湿疹与外感六淫相关性的古医籍研究[J]. 辽宁中医杂志，2016，43(4): 726-728.

(责任编辑：冯天保，郑峰玲)